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CHUAN YUE SHI KONG SUI DAO DE SHAN DI MIN ZU

穿越时空隧道 的山地民族

——美国苗族移民的文化调适与变迁

吴晓萍
何彪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获 2004 年度贵州民族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穿越时空隧道的山地民族

——美国苗族移民的文化调适和变迁

吴晓萍 何 彪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时空隧道的山地民族/吴晓萍,何彪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1

ISBN 7-221-06498-9

I. 穿… II. ①吴…②何… III. 苗族-移民-美国

—研究 IV. D771.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153 号

责任编辑 程 立

封面设计 张 彪

穿越时空隧道的山地民族

——美国苗族移民的文化调适和变迁

吴晓萍 何彪 著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排版印刷 贵阳恒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6.625
版 别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1-06498-9/D·328
定 价 25.00 元

本研究得以发生和进行,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分不开,是它给了我在瑞典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才能有机会到美国苗族社区去做第一次的研究工作。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是贵州民族学院科研基金资助的,在此对贵州民族学院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表示感谢。

作者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吴大华

副主任委员:高万能 刘胜康(常务) 唐建荣

委 员:顾朴光 金明仲 徐晓光 石筑一 杨昌儒
伍宏培 岑燕明 徐成森 何 彪 石开忠
张艾清 张兴智 吴晓萍 杨昌国 范元祝
贺又宁 龙 潜 王建山 沈昭华 肖唐金
陈 凡 岑燕坤 杜 勇 郭 颂 肖远平

办公室主任:金明仲(兼)

办 公 室:潘朝霖 柳远超 柳 斌 童 健



B. Chue From



怀念老挝苗寨的山山水水——Bai 夫妇和 B. Z. Vue 的孩子们在象征老挝山区的图画前合影

前言

“20 世纪 70 年代,老挝北部山区的一部分苗族乘着飞机,花了 72 个小时,从湄公河边 16 世纪式的茅屋里飞到了 20 世纪的高科技的现代化的美国,住进了有着 2~3 个卧室的公寓里。在这里,他们遇到了许许多多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照明不用油柴而用电灯,蔬菜保鲜不用土地而用冰箱;煮饭不用柴火而用电炉或烤箱;每月还要对付那么多的账单,等等。”这个组群,就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作为一个苗族女性,我虽然很有本民族的归属感,但我早年对本民族的历史并不熟悉。到大学后学过苗族历史,但那时我们所接触到的苗族历史在苗族的分布内容方面基本上只介绍我国国内的情况,苗族流动历史也只讲到国内部分。因此可以讲,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境外苗族的有关情况在我的知识结构里一直是一个空白。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曾不经意地听到贵州省苗学会的老师们闲谈时谈到美国的苗族移民,说他们十分需要会双语(苗语和英语)的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美国也有苗族。但由于当时自己正在作出国准备,也就没有分心去深想或探问过为什么美国也会有苗族。

1994 年回国,同年 10 月份应邀参加了湘西的“国际苗族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暨经贸洽谈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也来参加该会的来自海外的苗族同胞们,而且一下子就见到了几十人,并且一下子就成了他们争抢的义务翻译。自己当初之所以参加这个会议,主要目的除了想了解一下当时学术界对苗族的研究动向外,其实也是因为离开家乡多年,刚刚回国,想看看家乡。而该会正好在家乡召开,既然

会议邀请自己,正好一举两得。我是个不用心的人,去前也没有仔细打听一下会议的背景,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多的海外苗族同胞会来中国湖南省吉首市参加这个会议。所以突然第一次和这么多的海外苗族直接接触,心里面似乎有一种微微的震荡。同时会议上听着参会的海外苗族中很多代表们就振兴苗族教育和经济的问题慷慨激昂的发言,内心十分感动。然而,一方面大概是由于特别忙,另一方面是对事不用心的坏习惯,仍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一下这些苗族同胞在美国的背景以及他们漂泊海外的原因。当时好像在潜意识里就觉得他们应当是在美国一样,只是凭着自己热情好客的天性,尽力帮助着这个对中国文化和语言基本上是一无所知,但却要在中国西南地区做短期停留和旅行的群体克服他们的语言障碍和其他困难。散会后,和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沿途很辛苦地照顾着这个临时聚集的、规模不小的队伍从湘西吉首乘火车经怀化转贵阳,最后把他们送上去昆明的列车。这是我第一次和海外苗族的接触,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帮助他们。

1996年,贵州省苗学会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召开第6届年会。当时在湖南湘潭大学苗族文化研究所参加该所举办的苗族文化短期培训班的5位美国苗族青年也从湘潭大学赶来参会。作为当时省苗学会分管外事的常务副秘书长,我理所当然成了大会的英语翻译,也自然地又成为这几位外宾的义务生活翻译。一方面,美国苗



美国苗族用传统舞蹈欢迎我们

族移民让孩子们为我们表演中国、泰国和老挝苗族传统舞蹈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湖南的学习生活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苗族有了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大概是由于这次这个群体规模较小，使我有足够的精力和机会与他们个人交往。所以这次我与这个群体的交往比上次和参加吉首会议的那个苗族群体的交往要深得多。临别时，大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苗族为我们举行歌舞晚会

家都依依不舍，相互交换地址，他们还一再地嘱咐我要和他们保持联系，希望我如果有机会到了美国，一定要告诉他们，等等。从此，“海外苗族”的概念也就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心中。他们中的一位，熊玉平先生(Yuepheng Xiong)，后来成为我第一次赴美的主要资助人，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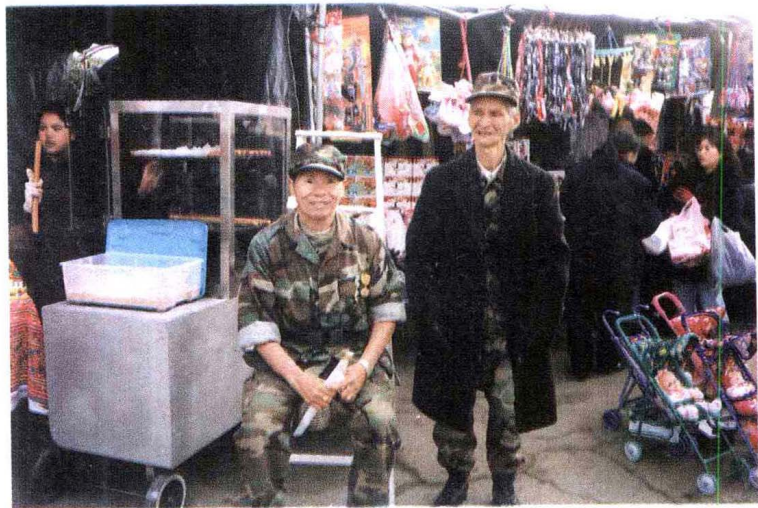
苗族老人为我们举行传统的欢迎仪式

也是本书得以问世的关键人物之一。这以后，我与美国苗族部分同胞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开始关心这些基本问题：美国为什么有

苗族？西方为什么有苗族？他们为什么和怎样漂泊到西方的？他们在西方的情况如何？自己也就开始注意收集他们的相关资料。

对于苗族为什么漂泊西方的问题，当时国内许多人的回答是：他们是从东南亚迁去的。为什么迁到西方去？因为战争。具体细节虽然不知道，然而，却听到了一个以前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名字：王宝将军。说是他带着东南亚的苗族打仗，然后就带着他们迁到西方去了。然而，他们为什么打仗？为什么打了仗就可以去西方国家？仍然没有刻意去想和追问。

1999年，我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时，应美国“苗族发展组织(Hmong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的邀请，并在



1999年美国加州弗雷斯诺市苗族移民新年庆典广场上的服装摊和摊前的老人们

该组织的董事长、当时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历史系读博士的熊玉平先生的热情帮助下，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并开展对美国苗族移民社区的第一次考察和研究。（见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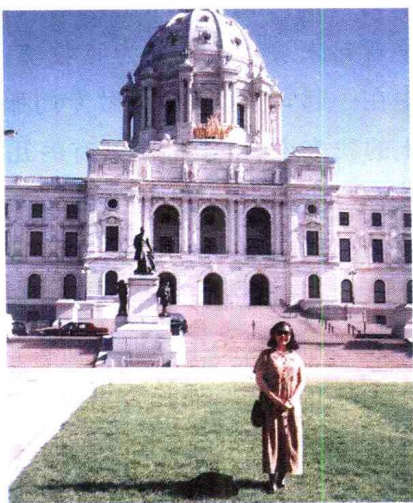
行前对这次考察和研究曾做了自己认为的较为充分的思考、准



1999 年美国加州弗雷斯诺市苗族移民的新年庆典广场

备和设计。我接触社会学比较晚,当时可以讲还是个初学者,所以在设计研究方法时几乎就是照搬书本上的社会学常用的问卷法、访谈法以及参与观察法。并制定了调查提纲。没有想到的是,原订的考察计划几乎全部被自己到美国后的 3 天经历给否定掉了,研究日程

也几乎完全被打乱。因为到美国的前3天,我落脚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那里的苗胞们以我从来没有想像过和经历过的热情,一家接一家地把我从这家接到另一家做客。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按行前设计的研究计划工作。我只好对调研方案和计划及时地做了调整。首先,问卷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马上放弃了问卷;此外,原来的访谈提纲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时基本上就没有按我设计的提纲提问的机会:试图提问的调查者被潜在的被调查者们的的问题轰炸着、被他们的热情包围着。我只能是把这个当着是建立关系的阶段,尽量通过这次热情地接待我的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同时在这种种聚会中做冷静的观察,每天晚上再把当天发生的事情和相关的人物,以及所听所闻都尽可



作者在美国明州和加州考察

能地记录了下来。

这次美国经历中的许多事使我终身难忘。吴氏家族按照他们的传统习惯为我组织了一个大型的欢迎仪式,在一个大厅里举行了一个有大约 300 左右的人参加的宴会,烤猪烤羊为我接风;更使我难忘的是,因为担心我从中国到北欧又到美国这一路上会使我的魂魄找不到归属,会不平安,所以老人们还按照他们的传统信仰习惯,一大早就起来杀鸡做仪式为我收魂;从各家各户来的几十个姐妹们则集中在一起,为这个宴会做专门服务。当时对还是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的我来说,由于自己已有的几年海外留学经验,陌生的美国社会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文化震惊”,反倒是与我有着“近亲关系”的苗族同胞,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会,他们的习俗,特别是他们的热情等等,方方面面都时常使我的心灵产生着巨大的震撼。不过在这方面,我的感受与项飏先生在北京研究浙江村的感受有很大的区别。他感到自己走出北京城外几公里进入“浙江村”的范围后就有了一种“身处异域”的感觉(项飏,2000),而在“异域”的美国的土地上,在接触到了苗族移民的社会后,我所感受到的却不是那种身处异域的冲击,而是有了一种自己虽明明白白地身处异域但似乎又是恍恍惚惚地回到了当年插队的湘黔边境的山村的感觉。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的苗族新年广场上,放眼望去,拥挤的人群中许多老人那古铜色的脸上岁月风霜刻下的痕迹,与那山村集镇上赶集的乡下农民竟然是那样的相似,那一个接一个的摊位上的商品和摊前摊后人头攒动的场景,也似乎和那集市的场景没有什么区别。多少次我恍惚中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多少次我告诉自己:你是第一次到这里。可是我又多少次地分明感觉到,自己好像是曾经来过这里。开始的几天里,常常感到自己又像是在梦里又像是在现实中,似乎有了类似庄子的那种“蝶我不分”的感觉。在这种奇妙的感觉的感动下,我回到瑞典后下决心要把研究美国苗族移民作为自己的近年的课题之一,因此在



作者参观加州弗雷斯诺市日报社



作者参观 Y. P. Xiong 夫妇的苗族精品店

瑞典做访问学者的剩余时间里就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有关的文献资料的收集上了。

从瑞典回国后,一方面,由于担任系上的管理工作,繁杂的行政事务使得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我的研究;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经费支持。我很明白,上次的美国之行所获取的资料和信息还不足以支持我的这一研究,因此我的研究只好停顿了下来。所幸的是,1999年的美国之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把我自己像种子一样播在了美国苗族移民社区。这是因为当时太多的西方苗族想来中国寻根和旅游,他们需要帮助。自我返回中国后,上次认识我的美国苗族移民朋友们不仅自己来找我,还常常把他们的亲友们介绍给我,请我给他们来华的亲友们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样一来,我在美国苗族移民朋友的圈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们与我的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电邮多。这些交往,也影响到了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我发现他们也有着当初同样的对美国苗族移民的好奇,也常常问一些关于海外苗族的一些ABC的问题,如:美国也有苗族?有多少人?他们是“美国人”(白人)吗?他们是美籍华人(美籍中国苗族)?他们长什么样?讲什么话?……不能苛求普通百姓都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分布,当他们在听了我给他们简单地介绍美国苗族移民的迁徙史,美国苗族移民的信仰和语言,他们的服饰,他们的社会中至今仍残存着的早婚和多妻现象以及大家庭等习俗时,他们的神情常常是非常的专注,甚至吃惊,充满了兴趣。当我和他们一起欣赏我在美国拍的美国苗族移民朋友的照片时,我自己有时也禁不住与他们一起进入到了一种仿佛是神话的境界,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关注的群体是一个来自于经济非常落后的传统的社区,目前却跻身于一个高科技和高度竞争社会的群体。有些学术前辈和学长们一再鼓励我:你不一定非要等资料收集够了再写,你就把你刚才讲给我们听的写出来,会有人看的。然而,尽管如此,自己仍然是忐忑不安,觉得资料不够,不敢动笔。

好在第一次访美时自己还种下了另一颗种子:1999年1月临离开

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时,在机场巧遇了一个对于我后来的研究能顺利展开的关键人物——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校长霍克博士。他去英国,我去明州的圣保罗市,我们都在等自己的那趟飞机。当时送我的苗族朋友担心我饿了,在我们已说了“再见”后,又从外面买了肯德鸡送进来给我。同时把我介绍给将与我同机去圣保罗市的几位苗族同胞,拜托他们沿途照顾我。那几位将和我同机的苗族老人也姓吴,一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苗族本家,非常高兴,让我跟着我的朋友的辈分叫他们爷爷奶奶,还连忙要给我打发见面礼钱。我们这群人在一起时的热情和亲情,大概引起了霍克先生的注意,在我的朋友离开后,我刚好和他坐在同一排椅子上,他就和我聊了起来。当我知道他就是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校长时,我本能而习惯地向他介绍起贵州,特别是介绍贵州民族学院。我告诉他贵州民族学院和他们学校有一些共同点,例如校内都有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学院所在地区的苗族人口比例都较大等。我建议说,贵州民族学院在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方面已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如果我们两校能结成姊妹学校,可以在很多地方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等等。霍克先生可能对我的建议很感兴趣,当时就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愿意先到贵州民族学院做短期访问。等我1999年8月从瑞典回国后,在当时贵州民族学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就真的邀请了他和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爱琳博士到我院访问,最后也真的就促成了我们两校的姊妹关系的建立。后来,通过这一关系,该校的威廉教授找到了我并邀请我和他合作项目,而我自己也借助于这个合作项目有了后来的两次赴美机会。我利用后来两次赴美的机会,到了美国苗族移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走访了几十个背景不一样的家庭,重点访谈了几十个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人。还用口述史的方法,为自己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同时,我在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年从美国招来了几十个苗族青年,参加我们系上举办的“少数民族文化研讨